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五月按是月壬戌朔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臨安建康均為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絶本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於供億以速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例叅酌應副詔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刼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王德為淮西大將日歷全不書據張浚行狀以為浚在廬州時

秦檜等所除而日歷于此日載上論淮西事在主將得人則必是此日議差除然不見除日六月九日王德奏淮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左護軍都統制乞追還成命不允六月九日己亥去此月乙丑凡二十五日德此時在淮西不應被受如此之遲日歷五月二十三日甲申後殿進呈臣浚等奏事上方議諸軍置副二十八日己丑詔殿前司等並許差都副統制以前後指揮叅考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已後癸未已前但未知的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他書繫具本日鄭克撰呂祉行狀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益誤矣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内選三路少壯人二千兼家赴行在專充扈衛益言已遣統押官顏漸部兵千一百人出峽故命趣之

元降旨揮未見日歷紹興五年十二月七日乙巳檢會令年十二月四日己降指揮顏漸下軍兵使臣民兵義兵効用等並撥隸步軍司顏漸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南當是漸不之潭州而從益入蜀也此事已附其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諫陳公輔言虔民素號凶惡方承平時亦自歲往廣南刼取財物率以為常自國家多事乘此擾攘徒黨愈熾然此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盡是招降所謂渠

魁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奪姦雄之氣又況虜賊實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令向前破蕩早見撲滅不可更議招降必謂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棐請詔中外臣寮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棐莆田人也　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修練湖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仄

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諲命屬官李澗考唐常損劉晏故事建言置斗門二石碶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令冬可畢從之澗江寧人也

庚午侍御史周秘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異唯將帥諧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勝以積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

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膂之臣豈無所見茍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故為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强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謨有所未喻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胷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黄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并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熒惑以立夏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海鎮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積厚又言太常定謚率以行狀銘誌為憑多不得實又僥倖寵靈

之人類戒子孫毋請謚故惡謚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遺恩即命太常移史官采其始終定謚從之上以積厚論事可採遂以為尚書比部員外郎（積厚除比部在乙亥今併降旨除郎之日）直祕閣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陞直徽猷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廬州遣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鑑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為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

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有功仍舊職在六月癸巳

癸酉起居郎樓炤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墾闢未廣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即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為便三曰

蕃舶不至盖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人之
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
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令諸道閒有豐凶之不齊宜
擇人使之兼總數路以通其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
庶有羸貲以給軍用詔户部侍郎梁汝嘉王俁條具約
確利害申省後不果行
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令以

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實令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考官從之

丁丑左朝請郎何鑄主管台州崇道觀鑄初以選為諸王宮教授需次兩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陜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儀詔書獎諭以張浚言玠命俊等部兵修築梁洋廢堰就緒也上因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

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撫綏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候成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覈實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旌賞以

為忠勞之勸從之世將所奏在是月甲申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閒因古商丘作為壇兆以閼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

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用酒脯六月壬辰討論奏上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王擇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璆等八人皆罷公揆言擇仁頃在河東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潰卒殘金破商刼盜居民無所不至彥詩乃王時雍愛壻今自京官二年而為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機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圍城之事乎

伯璆素無才行昨奉苗劉薦為郎官衆所鄙棄故並罷存此以見王擇仁金商間事及伯璆明受除郎因依當各附本年削此段

壬午知舒州周方文遷一官再任以宰臣張浚言其治郡有方也時浚自淮西還行在留參謀軍事兵部尚書吕祉居廬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參知政事張守遺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　賜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奬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寛民力故也先是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遞驛奏去年八月丙午

降旨既而迨言本司案牘簿籍並皆不全紹興四年所收錢物計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撥剩錢及次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數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紹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頻增起之數後來巳

難繼侵用過之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軍折估及梓夔路糴本水脚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實非其罪也然今来七年帳内收數係是額管納收之數遞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實支之數遞年有添無減若將来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闕少自来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大使司各半見今泛料太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曾添

印去秋晝旨上供及該說不盡諸窠名錢竝許拘收通

融應副除封樁禁軍闕額等錢五項折計錢引七十萬

道已指數科撥外細數見去年九月庚辰見準戶部符催督總制

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竝與

本司通融取撥指揮相妨既不敢添印錢引又別無窠

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宣撫司但責應辦大使司

乃責以蠲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即今歲計見憂不足

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别有支費委是無從辦

集切慮必致誤事兼歲收錢物因有上供進奉土貢三路綱坑冶課利等窠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勸諭激賞增數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脚錢秋税上出納地理脚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比舊額已增過倍取于民者可謂重矣若計司不卹更增賦歛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

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榷之數多矣并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彼以一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糴本水脚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皆謂軍中支費冗濫臣初亦疑之近因檢察乃得其實且如折估錢一項每年計錢引

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米一石為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見今每年應副正色米九十七萬（七十九萬係水運八萬石係就納九萬九千石係就糴）通估錢所折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本司不見得宣撫司即令官兵實數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疑據諸處糧審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

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折估錢廚料祿粟米贍
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
坐倉折估錢攛槍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
估錢共十二項但緣官員有驛料折估軍兵有坐倉折
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
匠請給錢並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
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支費泛
濫也又諸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員軍兵五

萬七百四十九人宣撫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有不入隊兩等近據閬州本司參廳具到閬州屯駐官兵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敢勇効用義兵弓箭手共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除輜重火頭合破數目不多外餘盡是繫名冗占之人所有諸州屯駐官兵去處本司近備坐攢具旁通朝廷累行會問並不報應未見的確不入隊人數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去年宣撫司屢以拖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趙開亦緣此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剗刷

但縁萬數浩瀚不能如期起發了足若宣撫司將撥到

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不闕事

葢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脅持計

司則須以拖欠軍兵坐倉折估為辭此乃宣撫司屬官

為主將所畫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

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皆屬屯駐軍馬去處閙有軍兵

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在皆有支散不盡數

目糧食亦有探支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見軍前衣

糧寛剩也然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寛剩亦未敢除減但日夕憂懼歲計不足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於折估錢猶未為甚其所甚者糴買般運也盖縁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般户獨受其弊或稍急則稅户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死損人夫甚多勞費猶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脩築堤堰特降奬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

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
到陜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
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今年耕種既遍又有增墾
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係膏腴且
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為率約收
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樁充自來不係水運應副去
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寛
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陜西路岷州夏

麥大熟皆可就糴除興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
句光祖措置就糴五十萬石外岷州緣宣撫司屬官異
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於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
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
年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石願得此
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
民之寔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
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

不能辨況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
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
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
令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默苟避譴訶
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追此疏關全蜀大計故止削去錢物畸零數目外並全載之不得其本月日且因獎諭詔書附見奏中言累準朝旨不許添印泛料又言近因梁洋守臣修築堤堰特降獎諭又言裁節冗濫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梁洋獎諭事已見此月十七日戊寅不許添印泛料指揮在此月二十八日己丑以事考之追此奏必在今年六月以後未被受令此獎諭詔書之前當求他書考其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閤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叅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昨内殿引愿入對問軍中教閱曲折因使告俊每隊五十當增旗頭一人常卷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箴揚而壊洎收軍而退或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所增之旗則衆無惑矣時上方議諸軍置副浚奏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為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為不便奏論之左護一軍皆故羣盜驕悍自恣而統制

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酈瓊素與德不叶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瓊聞德為帥不自安乃以瓊為副都統制瓊除左護軍副都統不見本日張浚行狀云秦檜等奏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公俱以為不然奏論之按日歷所書議諸軍置副在浚還朝之後則二人非並除也殿前司等處置副統制指揮在後五日已並或可移附彼日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大忠大防兄紹聖實文閣直學士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

 集英殿修撰

知衢州董弅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初命學士院策試行在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統府効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鄭諶卒

乙酉手詔自今内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幷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来

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溴乞令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教郎知緜州梓潼縣侯臨令再任以士民舉其政績也

丁亥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

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姪誠忠郎謙訊各進

七官為閤門宣賛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　左從政

郎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湛特改合入官以

薦對也湛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

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己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

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

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
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聖
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實錄改舊史非是者故浚奏
及之日歷己丑後殿進呈臣浚奏史館事云云其上又必須別有言語餘見六月末并注　名徽
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言明堂前一
日太廟朝饗當用原廟殿名為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
撰定焉此乃黃積厚為博士時所請　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
軍並許置都副統制日歷不載中前二軍當考　中書言四川錢引

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制置大使司覺察如違重寘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為二百五十一萬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陜宣撫處置使切見和静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廹以偽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

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
名達之天聽令陛下博採羣議召寘經筵而焞辭免新
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
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
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焞猶不
至熊克小歷畧載此事於今年正月末又云浚顯言其拒偽之節焞乃就職益誤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國門至此已百餘日況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趣令供職是時浚得罪已久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

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

偽齊陷隨州　劉豫以進士張浹為偽皇子府準備差使浹景州人初見建炎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謚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為戶部員外郎

癸巳祕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實錄元

祐政事慶致分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恭預望改除一閑慢差遣三省勘會元豐紹聖指揮係令祕書省長貳通修日歷詔劉與符照會　左司監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强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日歷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劄子比緣奏對興復之策云云按公輔此月戊申進對劄子即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

奏稟事許非時上殿　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罷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司公事蘭整罷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墜馬有傷故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

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衛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奬諭又賚以銀合茶藥毬文帶象簡子

琇燕懿王後東平侯令鏗子也賜謚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直徽猷閣淮東轉運判官蔣璨直祕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璡直祕閣江東轉運副使俞俟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温竝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提領官樊賓王弗俟結局還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樞密院計議官李寀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遍若不專委帥漕

就近措置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覬望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從之後旨在是月壬寅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録尚有詳畧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祕書著作郎何掄面對乞刊正新録訛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校勘是月癸巳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

無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紛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為報復之資故久而未就但能公心實錄庶可傳信趙鼎行實云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又鼎事實稱御筆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兼都督府諮議軍事錡時以所部戍廬州故也　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檝赴行在大檝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

象嘗倣唐制為盖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幙中候驗因為木式以獻席盖為上之乃詔大韱併貴所藏天文祕書赴行在

己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韋淵為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詔徽猷閣待制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倉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

比年以來法官寖闕斷刑官十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試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選者無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遂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京西荆湖淮南江西每路量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具申省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吉俊降二官俊所部修武郎于輔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劾于朝故有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于位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為左銀青光祿大夫即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敏　詔宣撫司屬官自今毋得選羌人

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羣臣為大行太上皇帝請謚於南郊先是江端友為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實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冊至是浚復攝是官失之也既而浚亦以為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為攝太傅七月壬戌降旨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謀軍事吕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叅知政事張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吕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卯翼

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令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為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

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縉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祉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此以趙甡之遺史熊克小歷詹至王縉墓誌張燾行述參修小歷稱瓊等列狀都督府以訟王德之過而張浚行狀稱訴于御史臺令從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酈瓊狀王德之罪于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言諸將驕暴恐别生患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熊

克小歷云德亦訟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按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德申辭死事狀猶繫左護軍都統制銜與克所云不同今且云隸都督府庶不差互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踴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右承議郎直祕閣新提舉荊湖兩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叔獻貶秩一等坐前為江西提刑不覈實殘破州郡逃亡人户蠲減上供錢雖該恩免特責也此未知與五年三月丁丑叔獻申江州隱匿上供事有無相關更俟考詳

己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

褒開府儀同三司士褒嘗因對勸上留意卹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久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竝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諭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

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既定人誰敢違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宇文士及朕常以為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顯恭皇后謚册

文吏部尚書孫近兵部尚書呂祉篆三謚寶　詔顯肅
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遷官有差　左宣教郎田如鼇主
管亳州明道宮理作自陳如鼇為御史坐上疏詆張絢
等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嵲守著作郎　左
朝奉郎李良臣為校書郎（良臣已見紹興三年六月）良臣自蜀召歸
上召見而有是命　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
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敦宗院安宅舊為宣諭官朱異所薦至是始命之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　左朝奉郎四川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言四川財賦自茶鹽榷酤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之求者經度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爾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費當自有以蠲減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大軍經費之須務求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贍軍卹民

同濟國事詔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都轉運使李迨措置

後五日權子琇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川陝贍軍錢闕迨遣官屬分行三路召三等井户量增貼納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為例而子琇未知也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命在丁巳今因引對遂書之李迨增貼納錢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附子琇奏疏之後熊克小歷云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云云蓋不詳其本末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元係雜學士猶未復舊職上曰可還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閬中人浚在閬州引為

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贊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翁令再任秦檜之再召也道由婺州時次翁居于婺與檜遇至是起居郎樓炤為檜言次翁甚貧兵部尚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孝友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求退召寘朝列必有可觀故有是命次翁去年四月方除湖南大制司參議官不知何時致仕熊克小歷云樓炤為秦檜言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而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按紹

興三年秋順浩在相位次翁自廣西漕召還會順浩免相次翁亦乞祠而去比順浩再起又以上㩊辟之與克所云全不同當考又次翁此時雖落致仕旋又得祠明年三月方除兵部郎官克不詳考耳

丁巳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奉祠張浚等皆言近之賢宜留朝廷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為自此當有災故亟求去位上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為近古古人精于術數故無毫髮差令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言命況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已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吳
表臣竝兼侍講　詔回易庫撥隷都督府權戶部侍郎
王俣仍舊總領其事務苛細者皆除之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内起大獄各不之草
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為庶人以
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亶不從斬慶裔于會寧
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别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
豈至此葢慶裔嘗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

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留守宗雋與溫訊善匿其斷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宗維之黨金中雜書云烏奇邁即位十年儲位久虚尼瑪哈利于幼主易制陰謀立阿固達之孫而慮烏奇邁將以子為嗣乃創建三省首除烏奇邁之子為尚書令阿固達次子固倫貝勒録尚書事尼瑪哈陽尊二人而處身於下左揆立二太子之子為皇太子丙辰年烏奇邁死皇太子即位尼瑪哈陰謀既成後以烏奇邁之子尚書令者封宋王阿固達次子録尚書事者封泰王置兩人于閑散尼瑪哈遷太傅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内外之政皆出于已金主十二年少守虚位而已泰宋二王方悟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群聚會所謂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擲于尼瑪哈前歴吐胷中積憤尼瑪哈深被沮斁包羞忍辱亟歸私第感疾不起是年十月二十

一日死國政復歸泰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帑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黙與左捴烏舍右帑蕭慶為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俱廢罷宗雋太祖旻第六子富勒呼也宗雋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蕃漢閒心然時有酒過及除東京留守金主亶勑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杯酒獻者即命敲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烏奇邁原書作吳乞買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阿固達原書作阿骨打誤改見卷一

固倫貝勒原書作骨盧勃極烈誤今改正

烏舍原書作兀室誤改見卷一

富勒呼原書作蒲路虎誤改見卷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辛酉朔直秘閣提舉廣南市舶宗頴與宮觀理作自陳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傑為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 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官堂除大邑萬以薦對而有是命十二月丁卯改監進奏院

癸亥光山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錢愐為樞密副都承旨

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虔州不捕盜且奏事失實也佑聞張觷來代已乃引病乞宮觀故責之　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韓球陞參謀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閌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

主之是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令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决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漕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

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為臺官而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宗正丞譚知柔奏宗室訓名睦親宅希字下連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連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連多字棣華宅卿字下連茂字並從之　秘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兼川陜宣撫司參議官提點本司營田　詔紹興府聽讀進士耿鎡放還本貫　都督府請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灸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為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焉

乙丑直龍圖閣知虔州張觷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觷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觷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毁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毁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為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

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中興聖政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為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失為諱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千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名用之戒閒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

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名用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

氏有請也　修武郎閤門祗候何鮮添差兩浙東路兵

馬副都監

丁夘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

來奏事初飛請觧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

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

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

武昌未上請憲强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事參議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令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此段熊克小歷繫之于今年四月丁未以前盖誤是時張宗元未權宣判今移附此又薛弼令年三月已除襄陽令稍修潤其文令不牴牾

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

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此段並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但日歷所載降旨參佐將校敦請乃去年四月事今年全不見指揮且繫此更當求他書參考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此亦據徐夢莘所記修入據林泉野記中興遺史岳侯傳皆稱上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而日歷全無之按此月戊辰上宣諭輔臣有云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云則飛嘗入朝審矣據陳公輔四月間所奏亦云陛下且當與飛反復詰難又云俟張

浚自淮西歸當明著劉光世之罪以警諸將以事考之則詔飛赴行在當在張浚未往淮西之前飛還武昌當在張浚既回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敏求奏事遂併書之當求他書叅考

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劒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至是遣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止已有忿忿之意矣

中興聖政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

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貲之恩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高宗亦嘗自言朕拊楊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不使進當行軍法沂中承命皇恐至於岳飛奏陳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胸腹略無留難飛深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太祖下若乃濫賞以褻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為用難哉

左司員外郎李彌遜言臣聞善為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躬覩其弊故削州

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强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絶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寖隳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曽未少革帥守但具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敝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爲備守之計則羣議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

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姦宄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陜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文臣為經畧使領大兵武臣為總管號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沿邊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下故彌遜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

戊辰起居郎樓炤言竊見國家暴兵露師之日久有財

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考唐故事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户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叅倣唐制使户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户部兼領諸路漕權内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虚以時廵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覩之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

復疑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措置是月戊子施行焀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廷籍記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如所舉則正繆舉之罪詔如所奏仍令中書門下省置籍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地形下未覺旱如鎮

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宫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閲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後一日坐東閣叅知政事張守突入執後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徽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温所著辯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

緣一邢恕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熊克小歷稱都督府幹辦官邵溥進其父所著辨誣蓋誤其實溥權川陝宣副時被旨繕寫今始付出耳

提舉修內司王鑑特降一官時以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基為私第部曲多占民居又遣使臣儲毅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蕪湖者號曰御莊因冒占腴田大為姦利會有訴者按驗得實上命籍其田降毅官中書舍人張

書曰此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何異毅不足道鑑實使之即奏鑑以內侍出入宫禁乃敢公然遣人假託御前經營莊産並在宣城蕪湖去行朝特一水耳無所忌憚一至如此不加竄逐何以示懲疏入毅坐停官而鑑有是命併御莊罷之

癸酉左承議郎施鉅充諸王宫大小學教授

甲戌直龍圖閣知宣州趙不羣充祕閣修撰知廬州

丙子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台州崇道觀陳仲堅復為

夔州觀察使仲堅開封人欽慈后兄子也靖康中例換環衛至是特復之　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薨以上在諒闇用故事不舉哀成服輟視朝三日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追封儀王謚恭孝仲湜酷好珊瑚飲食起居不忘把玩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何如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面對先是有詔

刋修神宗新録訛謬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胡理見右僕射張浚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非本意既而峴對罷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録多舛誤彌正理再辭史職從之

趙鼎事實云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此事曰止是修訛錯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鄉自可見鼎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峴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峴小人也乃敢瀰耶上駭甚謂鼎曰峴所記不得存留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爲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歴當諭史館除去之上曰

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按今日歷已無此聖語故知愚遺事可信也李彌正辭校勘日歷不書但于十月壬寅書二人可依舊校勘令因嵲面對附此熊克小歷云李彌正高閌辭史職恐誤按紹興八年十一月丙寅彌正閌罷郎官章疏云趙愚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為不易逢之機閌以前日之舉為不得已之事則知刋修之際閌未嘗辭史職也審矣

左朝散郎王勲提舉廣南市舶勲知長興縣有薦其治狀者上召對而有是命

己卯上諭張浚曰昨夕有雲物意遂作雨而夜深乃散卿等吏求可以感召和氣事悉意為之浚曰敢不恭承聖訓　右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陳正同罷

用銓量詺書也初命郎官已上免銓量正同嘗除尚書郎以資淺而罷乃自言在放久例亦同經歴言者以為不可以一人之私遂廢天下公法故卒罷焉　左廸功郎嘉州司户參軍趙雍特改左承奉郎雍臨卭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萊州防禦使權主管行宫步軍司兼殿前馬軍司公事邊順疾篤留守呂頥浩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代之及是奏至上不欲以戚里管軍乃詺淵見任使相難以差權令頥浩别選將順尋

卒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休應上曰應天須以實

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

如積欠一事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蠲

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

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

施行焉　右承議郎通判閬州王利用行國子監丞

左朝奉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王弗貶秩二等坐措

置營田違戾也言者又奏弗體究誕謾遂罷去日歷無此今以閏十月二十八日刑部檢舉狀修入　是日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卒高慶裔既誅宗維恚悶絶食縱飲至是死年五十八范仲熊北記云尼瑪哈庚申生　權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自戍所來奔喪金主亶以思謀為福州觀察使去權字徐夢莘北盟會編有尼瑪哈獄中所上書及金人誅尼瑪哈詔其文鄙陋他書無其事今不取

壬午右宣教郎直徽猷閣張滉特賜進士出身與郡滉奉其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燾言自宣

政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首革前獘滉首蒙賜第何以塞公議上以浚有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祕書省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以科第不爲過也乃書黄行下後旬日滉引嫌復辭尋除知鎮江府滉乞免賜出身在此月己丑

癸未手詔中外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臣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巳下引咎乞罷黜詔

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　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黄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勲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内則講修政事爲萬世計外則削平僭僞爲一統計十有六年而天下泰定非但藝祖聰明

神武亦維冠劒大臣憑藉威福之至此也今陛下中興將相豫附保國備禦忠勤篤至然而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僭偽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耶因條上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宫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勲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田淮甸以傾全齊其論國統略曰往者宗社不幸明受之變皇太子居襁褓中為賊所

汚不克正位今既九年而皇嗣未育陛下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宫中矣此誠社稷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係天下望乖謹重之議開覬覦之端藝祖櫛風沐雨以開洪業挈天下之重不以私其子顧授之太宗仁宗在位四十有二年而國統不絶者如綫亦取宗親於濮邸而立之是為英宗今陛下即位之日不為不多建儲之計不為不急以為皇嗣未育不可遽議乎則祖宗故事可考而知也以為兵戈未戢不可遽立乎則漢高帝嘗

立太子於關中而身在兵間也以為儲貳體大非疎屬可定乎則後周太祖嘗以異姓之親尹京邑而付大統也令宗親之賢既足以仰承聖意而日復一日未留睿斷臣愚以為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浸暮潤非社稷之福也厥今天下亦多變矣是在他日必得長君然後可辨非赤子可得而卧治也大江以北亦多寇矣是在他日必得賢明然後可理非母后可得而制政也夫求成不諱敗圖存不諱亡况宗親之賢越自支庶陛下

取而歴試之典册所加以上公矣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天祐聖祚陛下則百斯男抑未可知然而宗親之賢臣切念之非藝祖之昭則太宗之穆也陛下勿謂昭之為遠穆之為近藝祖應天順人除五代之暴用永清于四海陛下嗣景命於祖宗擇其後何遠近之有陛下使之出居東宫就師傅則敵國必不敢輕繼體之幼弱姦佞必不敢幸廢立之非福國以之安而家以之

全此萬世之業也源臨卭人舊游太學有聲雖爲小官聚族百口而養之然亦尚氣好駡故仕不達而卒源所上書不得其月因求言附見

甲申蠲諸路民户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吉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塟

乙酉權户部侍郎王俣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本府踏逐如所請　進士蕭建功特補將仕郎建功新淦

人通經史陳瓘李朴皆器重之隱居江濵士大夫乘舟上下者必禮於其廬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薦于朝召試中書而有是命

丙戌宣州觀察使董旼為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填創置闕仍兼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提舉一行事務

丁亥左奉議郎新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李公懋為監察御史　詔令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戊子刑部尚書胡交修言諸州縣奏勘公事稽滯甚多
乞責罰上曰大抵刑獄須當從寬乃命本部開具稽滯
尤甚三五處申省取旨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朱勝非知宣州　尚書省言州縣財賦率多妄
用亦或失取緣此上供虧欠漕計不足詔户部逐時輪
那長貳一員出外廵按其奉行詔令違戾等事按劾以
聞州縣財賦利病並考究以實措置使各條具聞奏餘
聽一面行訖具申朝廷合行事依本等奉使格法初用

樓炤請也　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户未開墾田畒通限八年輸全税初用江西轉運副使逢汝霖請免五年升科至是又推於諸路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烏凌噶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八月按是月辛卯朔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下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慼額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䘏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癸巳上與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上曰帥府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牽敘張浚奏陛下念舊如此實甚盛之德但伯彥無所因而牽叙則必致紛紛恐非徒無益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為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上曰俟到九月當復職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中書舍人張燾起居郎樓炤以嘗論駁張澂賜

第事不自安皆求去不許言者繼論之乃以燾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後省題名燾以八月除職奉祠而日歷不載今因燾乞去遂書之或可移附乙未日並除兩舍人之後

乙未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浚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酈瓊等復訟王德于祉祉論之曰若以

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濶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鄭克撰呂祉行狀稱祉密以利害開於廟堂未可易將分軍與諸書全不同詳具八月戊戌注）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並為中書舍人思誠嘗除舍人坐其父挺之直陳紹述為言者所論至是張浚復用之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

撫判官張宗元為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　司農少卿樊賓罷知袁州

左朝議郎常明為秘書省正字明自西充丞召對策試而後命焉明以今年六月辛卯降旨就試按是時校書多不試而正字有試者不知何故也

丙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張宗元奏也日歷惟此日宗元繫宣判銜蠡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蠡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

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蘇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劵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蘇奏不得其日今因其將官遂書之熊克小歷繫之去年八月戊子蘇初受命時誤矣是時李誼止為監察御史今年七月方除正言此段或可移附今年十月戊戌蘇入對之日但是時乃淮西軍變後恐不應議裁減更須詳考

詔知桐城縣魏持知太湖縣張鼎知武昌縣

唐時俟秩滿並令入對以權湖北宣撫判官張宗元言其政績也先是樞院計議官李寀奉詔行視江淮營田還言其不便又論持及知泰興縣李憷違法殃民比之諸邑尤甚望黜責之張浚不樂寀得監西京中嶽廟而去於是宗元奏持為政有惠愛淮南諸司亦上憷治狀於朝乃令再任焉（注此見李寀本末寀明年三月自嶽廟除察官未知其罷日今附此按王非樊賓之罷去此不遠必相先後也持明年九月為張戒所論）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左宣教郎為秘書省校書郎

松婺源人以薦者得召見言自昔中興之君惟漢光武可以為法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為戒元帝東渡賞刑失中殭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而急於罷兵是以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上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窺取中原之心而肅宗猶能克復兩都再造唐室則肅宗為優然肅宗當明皇西幸既不能扈從以行晚復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譏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恨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

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惡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籍兩司協濟國事今覽盃迨所奏務為嫌隙必致生事深以為憂可令學士院賜詔戒諭仍當深體朕意毋得因今旨在告待罪妨廢職事　詔四十大邑許通除選人供給依職官例代還甄擢如先詔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

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偽齊尚用本朝軍器上曰祖宗有内軍器庫在謝門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内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為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盛曰久不用往往朽敗上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　是

日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制酈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祉舉止驕傲不諳軍旅統制官有兩使有正使者橫楹唱喏祉頷應之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喫食調弄聲樂之類不得見者其下多憤怨按祉此時不將家以行所云調弄聲樂之類恐當求他書參考惟熊克小歷云說者皆曰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今從之淮西轉運判官韓璡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趙鼎逸事曰張浚自當國引呂祉為援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璡為淮南漕璡嘗倅建康日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常為其屬劉龍所辱積此二怨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為宣撫判官祉為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

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璡亦狠傲志在復仇故李著王黙光世所厚也恐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酈瓊者光世所招徠之盜也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瓊及靳賽軍權吏朱昭漏謀於瓊瓊賽懼翌日殺祉舉軍奔偽齊祉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璡詣建康趣之鄭克作呂祉行述曰公往合肥護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寢不報留行朝再浹旬上令執政諭旨且暫往續有處分復遣中使押賜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蓋示將欲大用也公拜賜退語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勢須即往一死固不惜第恐議論不定無益於國家耳與其妻孥相對涕泣如訣別然蓋以事有牙纛往不保還故也合肥一軍如酈瓊輩將校兵卒皆故羣盜

也居則饕食動則熄張光世紀律不嚴暴横殊無畏忌
其所憚者惟王德耳十月除王德都統制然瓊輩與德
等舊為等伍者恥受其節制也乃列狀詣都督府數其
過而訟之並乞廻避都督府謂德為直故寢不行瓊等
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相跡甚危矣
遂憂懼不自安一旦瓊等二十人横楇趨庭哀訟於公
曰不合極惱朝廷今日未知所告尚書救取某等公令
升階慰諭之曰若以公等為是則大相誑然此事尚可
醫治蓋張丞相但喜人向前耳儻能向前立功雖有大
過者彼亦濶略況此小嫌疑乎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
他慮切不可置胷中也詞直意誠衆皆感泣于庭下曰誠
如尚書之言某等誓當效死圖報其事遂定公見德與
瓊等輩如冰炭然乃密以利害聞於廟堂且加撫循徐
為措置未可遽易其將驟分其軍尋有旨召王德諸將
皆喜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所言不妄矣先是嘗薦
趙不羣為淮西帥且乞吳錫一軍廬州駐劄準備緩急

又遣轉運判官韓璡詣建康而屬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然有他議則必愈乖煩賢子細白知宰相此可見公慮之周也時都督府檄宜盖諒别因職事經過合肥璡乃問公盖幕歸去曾令說否公曰亦曾屬渠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折諒果不敢盡言璡行至和州以疾作滯留已而諸將間王德留都督府為都統制且錫賚極優渥瓊等皆觖望曰我初訟彼罪也今彼既受賞我必有罰首領且不保矣於是始萌叛意時有旨除張俊楊沂中劉錡三人為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日瓊等遂叛按日歷八月八日戊戌有旨韓璡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充所云略同今從之但所言祉事亦多緣飾恐須詳考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楊沂中遣吳錫先以兵往淮西察其動静瓊等覺之按此時錫實未至今删潤修入瓊聞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

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為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戍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于祉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世忠張全等謀作亂已上並據徐夢莘會編祉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此據趙甡之遺史瓊令人邀祉所遣置郵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此據徐夢莘會編前一日被旨易置分也此據祉行狀按張俊等以乙未日除宣撫制置至此三日正當被受所謂分也乃瓊等被召之旨也瓊被召不見於諸書以今月十一日手詔修入康淵曰歸事中原

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有瓊之黄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背瓊大呼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檛者瓊取以擊卒斃於堦下瓊親校已殺景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友遂執閤門祗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巳上並據徐夢莘所編其張景以下官職則以日歷增入但夢莘以衡友為邢友蓋字誤

至州東樓下祉謂瓊曰若祉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乃如此負朝廷此據張宗元所奏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秘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爲所執此據徐夢莘會編既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此亦據徐夢莘會編但稱瓊至霍邱縣殺祉而縱不羣歸則恐誤按張宗元所申祉以十三日被殺而日歷八月十二日壬寅知廬州趙不羣申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霍邱先得歸也今併附此日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熊克小歷云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劉豫趙甡之事實云瓊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張戒奏上語云淮西失精甲四萬日歷云失三萬人數

皆不同按光世一軍王德所部八千人已還建康其餘必無此數趙甡之遺史亦云四萬人似得其實今從之

巳亥吳國長公主言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㒟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司十年合依故事劄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妄有陳請

庚子中衛大夫秀州刺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第三將魯彦降橫行遥郡七官令本軍自効彦嘗幽軍吏韓全絶其食而死為韓世忠所按故黜之

辛丑上始聞淮西失師手詔賜酈瓊等曰朕躬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殄寇讎殆將百戰比令入衛於王室蓋念久戍於邊陲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輙懷反側遂欲散亡儻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於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

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除熊克小歷書壬寅淮西奏至蓋不考此手詔也

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為後圖浚曰去年劉麟賊兵一敗塗地無慮殺數萬人亦復能軍況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

要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効趙甡之遺史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呂祉者以都督府參議官總其事祉不嫻軍旅措置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楊沂中制置使張俊宣撫使劉光世將酈瓊懼併其衆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措意瓊挾豫衆為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始議移蹕建康氣勢不同矣遣中使以銀合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張俊且犒修城將士時俊在盱眙未受命也是日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為酈瓊所殺先一日瓊與其衆擁祉次三塔距淮僅

三十里祉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揺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祉世元以刃刺祉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祉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直亦為所害世元斬祉首示瓊瓊摽之木末祉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

州以兵追之不及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
制置使楊沂中聞瓊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
是錡復還濠州
甲辰御筆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
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
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
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

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因上問及之　詔新除崇政殿説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炤充秘閣修撰知温州炤為言者所劾力上疏請奉祠上謂輔臣曰朕固深知炤但言者不已恐非所以愛惜人才宜整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也朕於人才惟恐傷之彈擊不已非炤之福

乙巳故右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步汝霖特贈右承議

郎官一子故廸功郎高安縣尉李眒年特贈右從事郎
與一子下州文學先是劇冦熊清作亂汝霖等統民兵
射士與戰為所執死馬帥臣李綱上其狀於朝故有是
命　是日偽齊劉豫得酈瓊降報大喜先是豫聞王師
移屯遣偽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亶以我師
進臨長淮為詞欲併力南冦金主亶不許至是賴昌馳
報喜旗至言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及淮西百姓十
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墻增

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偽戶部侍郎馮長寧為接納使偽皇子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副之此以偽齊録及徐夢莘北盟會編參修熊克小歷云元英乞師未回而酈瓊降豫偽齊録云七月間人回探報王師北征遣韓元英乞師大金金人不許今從之

丙午左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趙令衿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令衿令㦸弟靖康初為軍器少監坐言事斥至是復用之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

德呈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舊制常平錢義倉米皆有專法不許支撥近年以來州郡急於軍期侵借殆盡朝廷雖有立限撥還指揮緣在官之終無可還之理今既張官置吏自合舉行舊制務興實利截日將見在錢穀及以後所収之數專一樁管仍委主管官逐季巡

察如有借兊之數即剗刷本處係省錢物撥還申提舉官將擅支官吏按劾除義倉合備水旱外其常平錢專充糴本朝廷亦宜權住支取並令趁此豐歲盡數糴米別倉収貯不得與漕司米相雜遇春夏之交民間貴糴之時比市價量減錢出糶如此積三五年官本既豐糴糶增廣則可以低昂百貨劉晏所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者可復見矣然後寛留糴本而取其贏餘以濟緩急之用如此雖無目前之近利而有無窮之實效所

謂富國而民受其利者實在於此詔戶部看詳申省

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特進一官仍賜詔奬諭以

招捕惠賊曾衮之勞也後數日南夫言今水陸別無大

寇乞收還便宜指揮從之是月癸丑降旨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

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

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

之歎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

須三場參考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張守曰此孔門四科所以文學為下科也乃如所奏行下

己酉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彌遜為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句濤守起居舍人　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

辛亥贈故中侍大夫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兵馬都鈐轄喬仲福為保信軍承宣使故降授武功大夫恩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張景為光州觀察使故武功大夫果州刺史劉永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衞友並為右武大夫亳州觀察使皆錄淮西之死也瓊之叛也將官成忠郎張遇不從率其麾下四十餘人歸壽春詔遷遇一官熊克小歷以衞友作史衞恐字誤又稱辛亥張遇至建康詔轉一官按日歷工是壽春府申遇未嘗至建康也

壬子詔秘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俟淮西轉運判官韓璡至本州日趚赴行在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例外官其家二人加賜銀帛五百匹兩先是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而祉之從校江渙馬師謹言其死狀宗元具以聞故有是命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傷之吳氏事以張祁廬州百韻詩修入

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奏辭新命上不許繼遣中使往紹興宣押赴行在又

以御劄趣行此以禹奏議修入日歷並無之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於是張浚求去位故公輔請對論之　左宣教郎金安節召對論士大夫苟且之弊且言編刪計議廷評等官多用選人蓋取其才不論資序比乃令改官

盱罷往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為選人改官之地而已不幾示人以苟且乎又言軍興以來言利者日益衆然皆瑣碎掊尅而無益於國之大計為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策以省邊地轉輸抑奢長儉簡事卹費命郡邑守長禁游惰招流亡興瀦澤蓄泄之利以備水旱使民敦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咨怨是為長久之策如目前匱乏不免下取於民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

之之意不必避科歛之名而別為之法也如避其名而別立法以取之則事益多文書益繁不唯胥吏得以為姦而重困吾民且示天下以不誠非所以感人心而孚萬邦也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贓抵死祖宗之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贓吏不復黥配矣　進士閻㚞特補右廸

功郎令引對夏獻六論故策試而論之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先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引天聖治平諒闇故事為請召侍從討論吏部尚書孫近等言皇帝臨御天下踰號出令已踰十年即與前世嗣君新立諒闇不言事體不同所有將來御試貢士乞用臨軒之制奏可是月辛丑行下未幾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為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上以

為然公輔乞罷臨軒日歷不載此以公輔奏疏修入　是日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隂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鄜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

下若不逐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揺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慰其愁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丙辰左護軍使臣林堅黄貴並杖脊刺配海南堅等為酈瓊持書往僞境順昌府取糧而霍邱縣令執之以獻故也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右僕射張浚

罪大略言浚強狠自專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謂有不軌
跋扈之漸今技拭錄用復爾寡謀失策使數萬之衆一
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

丁巳左宣教郎金安節守監察御史　是日右司諫王
縉入對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
敢戰餘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
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
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

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故縉言及之

己未刑部尚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魏國公謚文定韓忠彦配享徽宗皇帝廟廷　三省勘會內有在告及新到行在官未經詳議詔令詳議以聞

八年三月壬寅下詔此事必有故當考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　直寶文閣湖北京

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乞追還所進職名不許弼初除襄陽未赴而罷故請之弼罷襄陽日歷不書但弼申狀中有云今來寢罷允合公議不知何日降旨當考 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武糾知襄陽府 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秘閣李健知太平州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觀文殿學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存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

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復為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裕則民財乏矣

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三